

油画般的异国情调

胡世娟

我是在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初识它的，是中秋之夜。那晚我和女儿一起参加在它的领地中心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我们沿着一条水泥小径慢慢地走，前面有一个地方亮如白昼就是目的地了。到了那里，我最先看到的是一座由八根白色圆形棱柱支撑的双层小楼，小楼被两旁同样由白色棱柱支撑的平台拱卫，在耀人眼目的灯光的映衬下，它显得玲珑剔透。小楼前面是一个浅浅的水池，柔情一样的清水盛在池中，白色的大理石雕塑倒映在水中。小池被几层宽宽的台阶环绕，这大概是供游人疲惫时席地而坐的吧。小楼对面是一个宽大的扇形平台，两边有雕塑点缀。此时此地让我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异国情调。

找好座椅坐下，我不禁打量起周围的环境。映入眼帘的是造型各异的幢幢别墅，隐约有条条小路蜿蜒。不过灯光是照不到那里的，可水银一样的月色却正肆无忌惮地对它们进行统治，近处的建筑在这幽暗背景的衬托下，愈加显得神秘而诡异。虽然那晚的诗歌朗诵很精彩，但我还是被周围奇异的氛围搅得时时走神。

我被那晚神秘的异域风情深深地吸引，所以在一个月光明媚的下午，又再次来到它的面前。我早知道这片座落在美丽银滩旁边的建筑群落叫“北海银滩恒利度假中心别墅区”，但我这次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名画大观园”。因为是白天，还因为阳光的照射，因此它一扫那晚的神秘诡异，给人很明朗清爽的感觉，这样迥然不同的感觉倒让我暗自笑起来。

这是全国最大的豪华别墅群，果真气派不凡。我慢慢移动脚步，于是各种不同风格、不同形状的幢幢别墅也争先恐后地扑入眼帘。高耸的圆锥型房顶，梯形的平面房顶，六棱的塔型房顶，斜面的坡型房顶，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更为典雅华美。高低不同风格迥异的建筑统一在一起，组合成既分又合的别墅群体，均衡而协调。乳白色、米黄色、赭红色、褐色的屋顶和外墙装饰，又分别给幢幢别墅披上华美的外衣，与点缀其间的欧陆风情的雕塑作品相得益彰，完美地融为一体。站在小径上，无论从哪一个方向看，蓝天作衬，这些华美别墅所形成的优美风光，全算得上是一幅幅色彩明快的油画。

喔，这里有 25 种欧陆风情的别墅 364 幢，法式、英式、西班牙式花园环绕着别墅，难怪那晚它让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异国情调。我忽然感到奇怪，这样胡乱穿行在如此庞大的别墅群里，竟然一次也没有走进“死胡同”，开始我暗自得意于自己有识路的天分，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家设计者想得周到，故意把别墅群和条条小路合成八卦阵形，路与路联接，而一组组风格迥异的别墅正是被这条条小路分割成一个个群落。

当然了，这儿最吸引我的是临摹放大绘制在一面面外墙上的世界名画，有近一百幅吧。全部以油画为主，一般高约 5 米，最高为 15 米，每幅画的面积有 30 至 60 平方米。这些临摹在墙上的画听说是特意请了一些国内功力深厚的著名画家与广西艺术学院的师生共同完成的。原画的作者有十四世纪的乔托，十五世纪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十六世纪

的提香，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毕加索，这倒真成了理性与典雅的古典主义，热情与明朗的浪漫主义，含蓄与隐秘的象征主义的一次大聚会了。看画面的构图或者疏淡，或者浓密，或者宁静，或者喧腾。

我就此徜徉在一幅幅名画前，留连难返。看呵，那一位高贵而自尊的俄国贵族少女坐在敞篷车上，满脸矜持的睥睨着人们，那是克拉姆斯柯依的《无名女郎》。而彼得·勃旦盖尔的《冬猎》又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场景：隆冬时节，大地披上银装，劳累了一年的农人正尽情享受冬闲乐趣。扛着猎物的猎人身子瑟缩着，身旁的猎狗正伴他走在路上，路旁旅店门前，店伙计正在煨猪，通红的火焰不仅预示了节日的来临，而且隐喻了猎人归家团聚的急迫心情。远处，穿得鼓鼓囊囊的村民们嬉戏在乎坦的冰面上，或打球或滑冰，度过这不可多得的消闲时光。深褐色的树林在皑皑白雪中格外耀眼，一只乌鸦正要划破冷冻一飞冲天。我情不自禁地向它走去，真想一直走进画里。还让我站在绿草地上久久徘徊的是多米尼克·安格尔的《泉》，这是画家76岁时创作的。一位举罐倒水的裸体少女，体态婀娜，双目清纯，如清泉般圣洁，画面充分展示出一种恬静、健康和纯洁，看到它，自己的心也仿佛纯净起来。当然，蒙娜丽莎那一抹“神秘的微笑”也在引诱我快快赶去朝拜。此外，还有《拾穗者》、《女仆》、《纳韦叙的耕作》，它们也在向我扬起了招唤的手，使我应接不暇。

够了，够了，这一个下午，叫我怎能把如此多的美丽尽揽，我的心满溢了发现美的。不知是这幢幢美丽的别墅本身就是一幅幅优美的油画，还是这一幅幅精美的油画装扮了这一幢幢美丽的别墅，总之它们融为一体。暮色四合，我依依不舍又不得不舍，算了，还是另找时机，等下一个明媚的日子再来吧。